

漢書評林

第四十四本
 第九十三卷
 佞幸傳第六十三
 第九十四卷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庫文官政太				漢
			一	書
五	三	三	一	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漢
三	一	一	一	書
八	五	〇	一	冊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1
冊數	50 (44)
函號	279 6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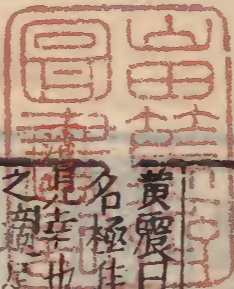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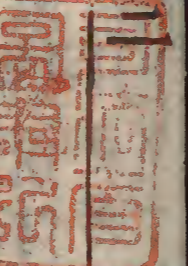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三

佞幸傳第六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黃震曰此傳立
名極佳謂佞而
之也替補愛
之也足以害之
而幸之切乃世
幸者皆足以戒
隆披此序與史
記前同後異
又按先絕迹亦
通諸人於序中
而後各為傳分
疏之與儒林循
吏傳同例若藉
儒閣孺周仁以
下則僅於叙內
附其梗概云

漢與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
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師古曰閔說者言由之而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駿師古曰以駿馭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馭儀貝帶師古曰以駿馭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馭

傳脂粉化閱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

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

子也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宦者則李延年孝

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

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

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璜侯金賞師古曰程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一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漢書卷之九十三

隆按鄧通趙談
韓橋李延年四
傳本史記原文
稍益損之

隆按史記自來
此作自求更勝

列後曰程前後
賞賜鉅萬者
以十鈔耳不謂
一賜則鉅萬也

隆按不能有所
薦與上不郊外
交相讓
王林曰史謂鄧
通不能薦通
何者而責以薦
達之手蓋洪世
士大夫聖貴於
感士所以司馬
遷被刑之後任
安貴以古資士
薦士之義云

上慎中日尋常
無不政父之臣
縱有過尚或諫
之則自慚其醜
難之非色也而
遂羅織其罪乎

師古曰纒過於常
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
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
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救無所虧損為其小
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能持濯行船

也上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文帝嘗夢

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揮音直考反文帝嘗夢

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

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謂寢寐之

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音工考反以夢中陰目來推者郎師

曰默而視之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

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

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官至上大夫文

帝時問如通家游戲師古曰問謂投隙私行不為公顯也然通無他技

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

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

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蜜夷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上

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閭疾上使太

子齧癰師古曰齧音止客反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

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王鈞反

下使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竟案盡沒入之通家

尚負責數鉅萬師古曰積其前後所犯命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

隆按竟不得名
錢與其富如
此相顧需死人
家應前餓死句

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師古曰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取非通
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
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象幸北宮伯子長者愛入故親近然皆
不比鄧通

楊慎曰暈字自
為句道未行甚
明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穉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
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以故
舊自便習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
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
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

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關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
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北韓嫣太后
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
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
愛幸師古曰說說讀曰悅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
所殺子增封龍雛侯師古曰雛字或作額大司馬車騎將軍自
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延
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女弟得
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
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
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

陰按通鑑考異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盡止誅延年及弟李妻子耳

又按此後語傳並班史所自撰

茅坤曰篇中莫區當與史遷傳李斯所附見趙高者略相似

唐順之曰木朽為塵

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太氏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骨肉之親無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婚姻之家也

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建道

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比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

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

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

房捐之弃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臯為城且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宅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

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即何曩曩綬若若邪師古曰曩曩重積也若若長貌曩音

隆按叙望之而下五人皆不得其死見是深賦睚眦處

盧舜治曰民歌之一段立長安誣案

邪五鹿客邪即何曩曩綬若若邪師古曰曩曩重積也若若長貌曩音

隆按此後每段起語如曰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曰其內自知擅權曰顯聞眾人勿亡皆先墓焉其心事而後叙之更竟明微又按叙顯始也長奉世之執而薦遠既也街遠之然而廢野王見其深賊匪軌處

隆按叙顯故投夜稱詔開門節見其乃集也

弟坤曰即趙高指為馬故智而其設詐以維絡人主更過之

張時徹曰王鳳殺王章舉庶免之而杜欽諷鳳以舉直言極諫石顯殺蕭望之入言洵洵而薦貢焉歷位九卿深自結納人將曰鳳也方志忠直而忍於殺章顯也方親者宿而忍於養望之無亦二子者有以自取乎是律惡者鳳與顯也

力追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遠修救宜待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間言事且聞遠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遠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遠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尚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官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官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官

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不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官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曰學士姍已姍古訓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

而成其惡者欽
與禹也卒之主
威不立秦阿倒
持恭不殺餘望遂
以亡洪欽也貢
也其罪可勝誅
哉
陰按叙顯薦貢
以塞人言一節
見其巧慧處
又按結處一
互前案

茅坤曰長以媚
天子立起后故
以此結之所謂
惇而入惇而止
信夫

此按將叙長奸
邪先以多妻
妻三句發端云

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
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
奏顯舊惡及其黨半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
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諸所交結以顯
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
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日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
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
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后及帝帝嘉長
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永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
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
微難之長王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東宮指趙后歲餘趙皇后得

以此結之所謂
惇而入惇而止
信夫

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獎海內侍中衛尉長數白宜
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入以實之長朕以

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
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顯公
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鉅萬多音妻妾淫
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官
而后姊嬖為龍領思侯夫人音灼曰寡居長與嬖私

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
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
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官輒與嬖書戲侮許后
嬖易無師古曰嬖易音也易交通書記賂遺連
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

漢書卷九十三

茅坤曰王莽以
曲陽侯根之病
且沒而且疑長
之寵當次之矣
故中傷之抑豈
知長之當就國
也復從紅陽侯
立一著為村胎
耶大抵自古寵
臣之蒙禍極其
巧幻非人所能
測

吳京曰長罪通
天不正之以法
而僅免其官乎
漢之不正家法
從來如此
隆按描寫長奸
邪歷歷如自擊
酒從滔于酒色
二句求

隆按凡曰皆不
比登通曰皆賜
擬鄧通曰其愛
幸埒韓嫣曰其
愛幸不及富平
侯張放比擬文
法本太史公酷
吏傳其治效到
都寺句变化未
又按一傳已了
復提始長效何
是植尾語

茅坤曰資之以
少年而被主上
之寵自古所无
及其受禍亦自
古所无天道如
此
盧齋治曰初叙
其免賜之過再

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

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

長定官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

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

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

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

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

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待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

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師古曰嗣子謂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

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

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長以

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

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太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佃長定官師古

徒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紅陽侯立就國將軍

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

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臯莽

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

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

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官官一歲餘

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

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

其免賜之過再

叙其封錫之殊
三叙其在丁傳
之右侔人主之
權已而主則則
論之太后則免
之恭則風孔光
奏之叙事願未
略倣霍光傳
隆坡先虛叙賢
被帶寵愛之盛
復幸斷衰一節
以實之

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即日徵

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資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

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悉鉅萬貴震朝

廷常與上臥起嘗書寢偏籍上衷師古曰籍謂上欲

起資未覺不欲動資迺斷腹而起其恩愛至此資亦

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

中視醫藥上以資進歸詔令資妻得通引籍殿中止

資廬師古曰廬謂殿中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資女

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

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昭儀及資與妻旦夕上下

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資妻亦各千萬數遷資父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

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

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

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師古曰檻謂軒

也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

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

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

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鏤要以下

王為柙至是亦縫以黃金為鏤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坐義陵旁內為

便房劉相題湊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微道周

垣數里門闕采息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

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

之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

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

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

隆撥將叙下詔
封賢為侯而先
之曰上欲侯而
未有緣將叙以
賢代明為大司
馬而先之曰上
欲極其位而恨
明知此先提綴
後叙事次第并
然

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
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

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
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

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
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

上位祠祭祀詛雲后舅伍宏以鑿待詔與校祕書郎
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

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
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也音許羽反

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
以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位尊任重既
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

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為非懷此心也反
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
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

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

日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
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鐵季鴆

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
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

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
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不越
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不越
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閔
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
嘉相比師古曰比周也今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
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古曰易噬嗑卦九
二爻辭曰噬膚滅鼻

隆按特下年十二為後大將軍年少張本

隆按寵在丁傳之右與前兩家先貴何相領

茅坤曰夷狄且訝之而况朝廷之中外乎

茅坤曰光之附賢處班掾描書其工

隆按曰寵在丁傳之右矣曰錄是權與人主伴矣用冷語結構

隆按此段以允執其中堯禪禹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

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為明是恭后之親其上
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
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策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

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
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

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
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之十二雖

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
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

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
傳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

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
少以太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

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
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

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
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以拜
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伴矣是

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
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

氏二子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闕為中
常侍闕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父為郡守病免

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闕為
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闕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
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

徐中行曰闕言
正當耿介可謂
鳳鳴朝陽

隆按後漢王闕
傳袁帝臨崩以
無妄以予人時
國無嗣立內外
傾懼闕自太后
請奪之即帶劍
至直德殿舉手

受恩深重重府
伏號泣何事以
持重緩以待禍
至耶賢知闕必
死乃跪授重綬
闕馳上后朝廷
壯之其事班固
不載
王維積曰以太
后指以太后詔
兩用以字當玩

隆按前日拜謁
迎送賢者光也
今日承赫風旨
奏賢者亦光也
班史並次之以
著其姦邪變幻
之態如此

子所能堪師古曰家人猶閑性有知略聞感言心
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
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竟不說後上置酒麒麟

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中中常

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曰吾欲

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

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闕出後不

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

惡之後數月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

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

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太行曉習故事吾令

莽左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

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官

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

以太后詔即闕下師古曰闕者以來陰陽不調留害

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

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

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

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師古曰視

取其棺師古曰也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也

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師古曰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

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

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

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師古曰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

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

之而又彫畫也師古曰四

隆按一曰了結前案

茅坤曰詔之此舉亦孔沒重意也漢武帝以為長者而恭獨忌而按誅之

隆按班史雅重閱謹特為綴其終事於尾云

隆按蕭咸外孫應前閱妻父蕭咸

又按非獨女德二句本太史公非獨女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二句變化來

隆按髮結各在親便髮所任非仁賢一向上

時之色左倉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也棺音工與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講鄉其策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盜也幾日與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二萬萬賢既見發讀日與願詆其尸師古曰願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本大上有四字詔自効去夫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皇擊殺詔詔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修善謹較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哀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丁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傳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東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各在親便髮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二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隆按匈奴全傳

以盛衰強弱為

眼目分三大段

看秦以前在盛

乍衰亡論已高

祖平城以後一

段以和親為主

其勢強武帝即

位以後一段以

征伐為主其強

弱相半至元成

以後一段則款

塞正服衰弱而

不復為患矣此

一篇大指云

茅坤曰匈奴傳

目武帝太初以

前則多本之太

史公故其初次

刻畫而昭昭元

以後則並漢書

所自續矣其指

次五單下處稍

稍略相以而衰

平以後則多相

亂靡樺而風神

少矣予下此類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淳維時始奔北邊唐虞

以上有山戎獫狁董粥師古曰董粥獫狁音六反居于北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驢羸馱駞騊駼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

馬生也馱駞馱馬也生十日而超其母駞馱馬類也

生北海驪奚駞馱類也音徒何反駞音決馱音提

塗驪音顛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

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

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少長則射狐兔師古

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

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師古曰人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師古

人皆習之

獲史漢優劣之概云

隆按此後歷紀其後若干歲後若千歲之類總為自厚維以至頭毫子有餘歲句張本

曰饑饉把小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道走苟利所在

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

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

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後稷之曾孫

也變化也謂邑于幽師古曰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二百有餘

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幽人悉從亶

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

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

字並音工本尺昆緄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牲是為犬戎許氏說後十有餘年

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

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

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以時入于夏名曰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

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

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至穆王

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

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

不日戒儉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之子申侯怒而

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山讀曰麗遂取周

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

於是周平王去酈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之子當

是時秦襄公伐戎至師古曰邽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

景坤曰漢書增入懿王宣王成狄之亂忤系二詩其為烟波滄

隆按兩穆史記作焦獲是地名

茅坤曰戎翟破中國而立天子與五代晉無異矣

楊慎曰由余自西戎來得而用之而西戎八國服

茅坤曰九記漢書且多下後年有餘年五至非是

茅坤曰戎而做中國列城郭鮮不壞者

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

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云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蘇林曰汜音凡

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

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

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

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

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

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

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

王于維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

西河晉灼曰園音鄧三倉作園地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

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說號曰赤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號曰赤

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獯之

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縣諸道及獯道是也源音桓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

渠太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而晉北有林胡

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各分散先也後為鮮卑

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

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

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

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

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

楊慎曰隴西北
地上郡長城秦
築之代並陰山
高關長城補築
之造陽襄平長
城燕築之則長
城不始於秦皇
矣

茅坤曰秦時
胡為最
隆按悉收河南
地一旬是根以
後曰匈奴復稍
度河南曰匈奴
復收故河南地

曰匈奴左賢王
入居河南地曰
漢遂收河南地
三漢徙民處所
牽河南地節節
本此

又按提出東胡
強而月氏盛一
句為後匈奴滅
東胡走月氏耳
案
胡續宗曰予嘗
謂太史公敘事
如冒頓襲破東
胡始末之類真
所謂化工造物
色色有情遊盪
堅本之而刪潤
僅四十餘字便
覺滅法半神一

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古師

王日即昭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

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

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師古曰並而置雲中鴈門代

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

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

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

平即遼東各在上谷界襄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

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

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

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

罪適今徙戍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

者令徙居之師古曰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

豁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

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

日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頭曼不勝秦北徙

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

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

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迺

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

作鳴鏑應劭曰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也令曰鳴

鏑所射而不悉射者軌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

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

劉會孟曰史記
群臣皆曰千里
馬此匈奴寶馬
也下云遂與之
千里馬精神全
在此兩千里馬
漢書去之何也
盧辯洽曰讀胃
頃殺頭曼擊東
胡之文別是一
種氣格如入鄧
林觀長枝大葉
非撲殺小家爾

隆按史記問群
臣下有子之亦
可勿予亦可二
句方于下文諸
言予者皆斬之
為安
王維慎曰冒頓
得老予之退步
術
半申曰天法云
姪如處女後如
脫珥

隆按自淳維以
下數句從前總

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
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
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
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
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
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
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
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主
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弃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
邊為颯脫服虔曰颯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東胡
境土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
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颯脫外弃地匈奴不
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弃地予之於
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予者
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
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
河南王師古曰二王
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
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
安定膚施屬上
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
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
也控弦言能
引自淳維以至頭曼于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師古曰
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

漢書卷九十五

結可得而記
引起下文與示
可得而火包相

隆按班掾捕單
于姓鑿鑿氏至
謂于然也一段
有頭腦

奴最強大盡服從此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
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曰孛力全反鞮丁奚反其
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
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
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
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
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
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都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十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
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太國左右骨都
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

華地曰廣之上
此猶中葉之上
南

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
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
八月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即枝象騎馳逐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入
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之厭蹕者今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
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
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
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
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
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

劉會孟曰史記
冒敵不如包字
勝

楊慎曰冒頓陽
敗走誘漢兵又
匿精兵見老弱
而漢又多步兵
又多未至節節
是次第至中外
不相救餉一句
曲盡其實
隆按匈奴自冒
頓而始盛又自
日登 關而漢

與匈奴結
而不可解矣
王維穎曰史記
云西方黑馬
東方白馬北
方烏驪馬南方
驛馬用四馬字
更濬宕

隆按和親之
約一句是根以
後歷言遂和親
復修和親復絕
和親與非約
約行故約之類
皆本此
茅坤曰漢將降
則多中國人為
之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曰包

裹取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

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

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於是匈奴

貴人太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徒韓王信

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

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

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雪音于鳥反卒之墮指者十七

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

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二十二萬北

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

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驪

北方盡驪南方盡驛馬師古曰驪音馬也驪深黑驛音馬也

高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閼氏迺謂冒

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

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

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

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滿引弓弩注矢

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

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

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

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故冒頓常往來侵盜

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

七

隆按匈奴遺高
后書曰
劉向曰為漢
書則當如史記
遺高后之言云
爾
詞者言者何
不可缺者而不
為少諱耶

隆按李布此對
史記傳次敘語
千布傳中而班
掾詳載于此

茅坤曰其後
順卑下故卒能
連和傳曰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

隆按此詔史記
略而不載

于闐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
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

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浸驕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
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什也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

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
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

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一萬噲
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
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師古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
足怒也高后曰善令人謂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

幣色賜之以書幣色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
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幣色無罪宜
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駒以奉常駕冒頓得書

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
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

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輪遺匈奴甚厚今右
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往
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

故師古曰保塞蠻夷謂本來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

漢書卷九十九

隆按此書與云
右賢王既實矣
自傷其夷滅諸
國之威旋轉有
意味亦似知大
體

隆按史記載
此書即反切
奴自一言石賢
王不請數句
迷之千前極
得休不可去
又按此書抑
揚婉轉不底
不歸深得救
夷之道

道音師古曰轅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音來各反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
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
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
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
所遺書意相副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
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
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一主
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乘
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
來還而漢又更不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
發使至匈奴也師古曰少使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
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
也盡斬殺降不定之樓蘭焉孫呼揭及其扈二十六

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
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
音音火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也駕為騎
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
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
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
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

茅坤曰文約而捷字字得中國體

隆按叙中行說與漢使辨論之

隆按叙中行說與漢使辨論之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

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師古曰：繡髮之飾也。以

字或黃金鈎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鈎也。鮮卑郭

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四匹。師古曰：繒者帛

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

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也。行音胡郎反。

之說讀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惠者。師古曰：說也。行音胡郎反。於漢生惠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盟

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乏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一，則匈奴盡歸於

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一，其得漢絮繒以駝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旃裘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

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訖以計識其人衆畜牧。疏分條之也。識亦記式志反。漢遺單于書以尺一

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長大，倨驕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漢書卷九十九

九

二十一

漢書卷九十九

九

二十一

詞一暗應為首其俗以下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師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易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

史記無制字本初曰至制權本作至到

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木既重所以力屈盡地也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之言喋喋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沾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躪稼穡也師古曰苦猶廼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遂止彭陽師古曰即彭原縣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

漢書卷九十九匈奴傳

七十一

二十一

仰古曰熙
和樂曰

劉奉世曰麟上
宜有有字不然
衍使字
真德秀曰歲字
以物始此然亦
以歲寒為辭

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十乘十萬騎軍長安
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東陽
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
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
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
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
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且渠者下人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
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
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

今聞滌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滌音滌水之滌邪惡

於利也趨讀曰趣不正之民師古曰滌音先列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

驪然其事已在目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驪說寢

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

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

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

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

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

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討失皆不足

以離昆弟之驪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

何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大道有也字墮前惡以圖長

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

真德秀曰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可及也

隆按至此猶帶中行說復事之一句見其始終為漢惠云

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跋行九有足而行蠕動貌跛音啓喙許穢反蠕人充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信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

呂祖謙曰文帝之于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出塞也正嚴充之所謂中策而左獨遺文帝何哉

隆按此前敘事以帝號引起後則每用其

後二年其其夏共秋其冬而皆以是歲其年也句結之類編年體矣

茅坤曰漢之昔和親以景匈奴目聶翁壹始亦天地間一大字也

代屯右注趙屯飛狐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如親約東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

茅坤曰此一着漢之開塞亦漢之疎處

茅坤曰第一合戰無功

隆按馬邑軍以前大概主和親以後則專事征伐此兩節一篇要領

茅坤曰第二合載得失略相當

茅坤曰第四合

隆按於是漢至

劉辰翁曰以下

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單于既入漢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

里一人士史尉史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

各一人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尉史知漢謀迺下

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

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單

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

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

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

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

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自馬邑

備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軍騎擊胡師古曰關市下將軍

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

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囚

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

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

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安國時千餘騎亦

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

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

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

漢書所創史記
節節是

以予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是歲元朔

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

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

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

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

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

郡定襄上郡各二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

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

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

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

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

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

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秋漢復遣大將軍

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

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二千

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

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憂

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

益北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兵徵極而取之師古曰罷

困極然後取之徵音工堯反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

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

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

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

茅坤曰第五合
漢大勝

坤曰第六合
此固所首虜多
此漢亦亡兩將
略相當

隆安下字史記
作六以聖

漢書卷九十七

楊慎曰當時力
去雄兵如此諸
將人不能戰至
匈奴日知不如
此雖漢初
輩有不文
者未可以青去
病非能臣也

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
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
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上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
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

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

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

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

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

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博望侯

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

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

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于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走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

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爲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

爲漢兵不能至乃乘馬師古曰以發十萬騎私負從

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糧重不

與焉師古曰負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

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

爲期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

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遂獨與壯騎

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

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

茅坤曰此則大軍出定襄所當單于之戰也又曰第八合漢大勝

茅坤曰此則票騎將軍出代以當左賢王之戰也又曰第九合又

大勝隆按衛霍戰功當以此為最是後匈奴至匈奴

隆按初漢兩將一段有幾窮兵勞民意觀雖字亦字可見

又按周趙信計與上教單于相顧

顧

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

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

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

師古曰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

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

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

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

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

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

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

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

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

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

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

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

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

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去令居

千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

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行奴字茅坤曰第十合出塞不見虜漢威極矣

劉會孟曰史記云遷之北海上不用辱字而辱見矣

隆按是時漢東拔一段以當是華夷強弱大勢一提省云

隆按結身處信案

劉會孟曰次第語皆峻明

隆按列奴俗一段以漢與匈奴各留使者常法一提省云

劉會孟曰史記云給謂王烏有謂字雅

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速

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語卒單

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居之北海

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

使使好辭其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聞匈奴法

漢使不夫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空廬師古曰以

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

詐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

遣太子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

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蕞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

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由至眩雷為塞服虔曰

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

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

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

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

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

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

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師古曰匈奴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

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

氣每漢兵入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

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

匈奴復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

漢師古曰給謂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

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

漢書卷九十五

匈奴

三

陰按書漢與匈奴各留使相當者凡三處前初漢兩將一段同意

劉會孟曰史記云兵迎我此作近字是又曰此期至而還亦似勿勿無謂為虛所覺耳聞誅而還也

莽坤曰第十一合漢將沒于

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主烏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泥野侯趙破烏也泥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其名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泥野侯破奴將一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泥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泥野侯泥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泥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北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

陰按武帝強羣一事為話柄以蓋其躬兵難試之罪

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鈞是歲太

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

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伉音抗也

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

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

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

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

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

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遺留也

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

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誅而其事

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

世可也是歲大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

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稱也

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

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

都尉會涿邪山師古曰涿邪山名也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

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

單于業已漢使以故

漢書使厚遺之而單于又故為驕倨焉試有出

於意料之外者故班史曰非漢所望也

茅坤曰第十二合漢兵不勝

又曰武帝威震匈奴而胡困不

敢闢也十餘年合戰漢與胡俱

困矣

又曰第十三谷
陵降匈奴

隆按以前本史
記匈奴使以後
班史續而成之

王維棟曰以夷
秋而兄弟讓位
焉亦賢矣

隆按先叙漢遣
三將所出之地
而後以次叙其
戰功條理井然

茅坤曰李陵亦
為匈奴將將兵
而抗漢耶

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

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

原師古曰即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二萬人出鴈

門師古曰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

而單于以千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

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

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

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

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

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方

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

音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

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

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

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

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

邱師古曰邱至也音左賢王驅其人民度

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

度姑且水師古曰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

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

山谷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

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
與左右呼知王將一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
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
閼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閼與開同蓋得其王民衆而
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
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服虔曰夫羊地也匈奴
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
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日本漢將築
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
師妻子坐丕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
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
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貳師
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尸去貳

師遣護軍將一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

大將將一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

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曰晉灼曰

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

奴封輝渠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眊音息隨反輝音

輝僕多者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

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

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北燕音一千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

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斬漢軍前深數天從後

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

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

云南有大漠北有強胡胡者夫之驕子也不為小禮

以自煩今欲與漢鬪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麥

酒萬石糴米五千斛師古曰以糴為酒味雜糴萬石

坤曰第十四
八貳師沒于虜

隆按持下尊寵
在衛律上句伏
後佳言其寵不

步坤曰其師亦能沒而為崇於唐耶

隆接特書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

次武帝之失此閱鍵蒙唐順之曰款句總東前因起後胡續宗曰國家之衰未有不起于爭立者匈奴亦然言謂以漢武之威不能臣一匈奴卒之兵敗將沒以死而無成間乃坐而攻之若凡上肉說者謂此皆武帝之餘業而更之其內亂實始之而班史指次其始未亦極則悉

它如故約則邊不胡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
 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
 兵及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
 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
 咎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
 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
 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姓也律飭胡巫言
 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祠社
 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
 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
 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旱寒雖不宜稷匈奴中亦種禾黍單于恐為貳師立
 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
 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
 匈奴孕重積殫罷極苦之師古曰字重懷任者地也
 疲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二年單于欲求利
 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
 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
 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
 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
 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橋
 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矯托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
 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
 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
 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
 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

國人皆免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

曰各自居其本處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

不復會龍城祭也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

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

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何即穿

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

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

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

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

為四隊師古曰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

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下匈奴見甌脫王在漢

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

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

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突師古曰

急北走避漢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

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

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

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

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

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莫可復

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

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

師古曰千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

王維楨曰馬宏王忠亦漢之節義士惜乎班馬皆不為立傳而僅附于此云

步坤曰時胡行入寇漢得降者言遂以警備有殊功故用中國之備邊謀廣情為第一義

茅坤曰充國之言思矣而大將軍光以重厚開者抑亦佳其生事烏相耶

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政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相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相間數犯塞師古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遠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相師古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相時新中匈奴兵師古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太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遠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二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

王維相白以下班史所次五將軍密功始末極之史記似一設齊風逐電之軌二家手筆之不同類如此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

按前叙五將
軍出兵後叙五
將軍所得對待
井然不紊
又按歷紀五將
軍出塞道里之
數足上出塞各
二千餘里句文
歷紀斬首捕虜
與國馬牛羊數
足上五將少所
得句

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
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
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遠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
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真師古曰烏真斬地名負音云斬
首捕虜至侯山百餘級師古曰侯山山名也鹵馬牛
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
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
八百餘里西去侯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
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
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
漢使匈奴還者丹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
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
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
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
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罪軍行頓止稽留不
進也師古曰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待御史按尉
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
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
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
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
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烏

茅坤曰常惠之
戰獨多斬首虜
及他所鹵獲不
減待霍由其所
部者烏孫謀仇
之兵相為表裏
故也

隆按怨烏孫句
結前烏孫公主
上書烏孫昆彌
復上書案
茅坤曰胡通受
而部落目相攻
擊中國所以受
其利

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烏

王維植曰一則曰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一則曰其侵盜益希一則曰自是匈奴遠衰耗而繼之曰茲欲鄉和親邊境少事矣此事叙中點綴閱覽處

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二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顯渠閼氏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

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來等四人師古曰治之將衆者軍監名將

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

時匈奴三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

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厚匈奴理也師古曰噶音厚匈奴理也其君長以

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颯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

除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郭為城

居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

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

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

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

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都鞬音居言反與左

第坤曰兩困則入臣而自是以後漢將數得以發城郭國之在以為功于西北而田沿邊者數矣

第坤曰子賢壹帝以後匈奴傳本未創自班固為之籍以指次不如前史記明

隆按自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後供叙匈奴事無涉十漢

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顯渠闕氏顯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入召諸王未至顯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行胸鞬單于握行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行

王附漢亦以內附漢亦以

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具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顯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犍既不獨立師古曰犍音先安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師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行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與鞬王死單于自立

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庭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
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
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
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
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柁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
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詰于
余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
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右賢王曰若不
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居
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
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
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漢書評林九十四上



